

医疗社会史研究

Journal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Health

Vol.I, No.1, June 2016



主编 张勇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医疗社会史研究

Journal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Health

Vol.1, No.1, June 2016

第一辑

主编 张勇安

特约主编 周奇 James Mill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医疗社会史研究·第1辑 / 张勇安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 - 7 - 5161 - 8482 - 0

I. ①医… II. ①张… III. ①医学社会学—研究 IV. ①R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612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郑延巍
责任校对 高建春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35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刊词

人类总是在不断遇到新问题和回答新问题的尝试中前行，学术研究亦是如此。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遗留下的问题，后续的研究或冠之以社会文化史，或冠之以家庭史，或冠之以性别史、动物史、身体史、物质文化史、全球史等以新视角、新领域，甚至新学科的身份出现，对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解答，或言其未言，或言其未尽言，或言其未确言……凡此诸史，为我们认识自然世界、人类社会的不同面向，提供了诸多洞见。然而，史料之浩繁，史事之繁复，“自然”之无常，“人事”之复杂，“社会”之丰富，仍有待我们以新的视角、维度和尺度，探掘过去未被触及的面向。为此，我们创办了《医疗社会史研究》，旨在从医疗卫生及其社会意谓和意味的角度，探察并揭示自然世界和人类历史的新意涵，绝言唯此为新，而只求以此推进。

古往今来，以现代学科建制用语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对自然世界的星辰运行、生物衍变，人的医疗、健康与卫生，人所在的社会之安全与谐和，以及人类整个共同体的公共福祉给予了这样或那样的关切，并为之做出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步入现代社会，环境之变迁、人类之安康与社会之谐和这一话题历久弥新，常说常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非典”“禽流感”“埃博拉”“寨卡病毒”“雾霾”和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纷至沓来，这对我们的人文关怀的幅度和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人的健康谐和问题呈现出新的面孔，有了新的蕴含，凡此挑战，有待我们做出新的回应。在此，我们创办了《医疗社会史研究》，意在搭建一个新的学术平台，供学界同仁切磋交流，并为迎接新的挑战提供智识支持。

《医疗社会史研究》是一个鼓励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路径，倡导扎实的原始资料运用，对论证分析风格不拘，对文体篇幅不限的医疗社会史及

相关研究领域专业学术刊物。我们倡导规范，我们更欢迎既合乎规范又富有学术个性的各类佳作。

幸得国内外医疗卫生社会史及相关研究领域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与厚爱，《医疗社会史研究》得以刊行面世，在此，谨向本刊的各位作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新刊伊始，我们将竭力前行，在此祈盼广大学界同仁惠予支持，共助新刊成长。

《医疗社会史研究》编辑部

2016年6月

稿 约

医疗社会史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发端和发展有其内在深层的需要和逻辑，这种需要和逻辑既有学术性的，亦有社会性的，而近年随着“禽流感”“埃博拉”“寨卡病毒”“雾霾”和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纷至沓来，这种需要和逻辑愈发彰显。基于这种需要和逻辑，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创办了《医疗社会史研究》(*Journal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Health*)辑刊。该刊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6月和12月各出版一辑。

《医疗社会史研究》是一个鼓励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路径，倡导扎实的原始资料运用，对论证分析风格不拘，对文体篇幅不限的医疗社会史及相关研究领域专业学术刊物。在此，我们热诚希望国内外学界同仁不吝赐稿，文章题材不限，既欢迎观点新颖、论证严谨的长篇佳作，亦欢迎介绍国内外研究动态、书评、专访等方面精粹短篇。来稿务求恪守学术道德，谢绝一稿多发。

投稿注意事项：

1. 由于人力所限，来稿请一律使用Word文档通过e-mail投稿。
2. 来稿请附300字以内的中英文提要和3~5个中文关键词。
3. 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
4. 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收到稿件1个月内无论是否刊用，均会答复作者。
5. 来稿引文与注释规范，请参考本刊《注释凡例》。

本刊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jshm2016@126.com

通讯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99号《医疗社会史研究》编辑部，
邮编：200444

目 录

001 发刊词

专题论文

003 [美]尼特珊·科列夫

作为有目的战略行动者的国际卫生组织
——理论成果和方法论意涵

028 [英]马丁·戈尔斯基

“卫生体系”理念与卫生体系比较研究的发端(1891—1969年)

058 [美]杰西卡·皮尔森·帕特尔

法国殖民主义与反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的斗争

073 [波]斯瓦沃米尔·沃蒂什

欧洲内陆水道的水手和梅毒：
国际卫生组织与莱茵河委员会(1900—1953年)

091 [美]马秋莎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公共卫生的早期发展
——以混合杂交理论为视角

121 [丹]尼尔斯·布瑞姆

在印度的尘封往事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接种

肺结核疫苗问题上的摩擦(1947—1951年)

136 [德]沃尔特·布鲁豪森

从慈善到发展

——基督教国际卫生组织(1945—1978年)

154 [英]詹姆斯·H.密尔斯

作为行动者的国际卫生组织

——大麻与《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176 张勇安

寻求制度霸权

——美国与“联合国毒品滥用管制基金”的创设(1970—1990年)

218 [德]爱睿思

内分泌干扰物

——国际组织日渐关注的健康问题

档案文献

247 乔晶花

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史料拾遗

学术书评

279 初庆东

“微观史”视角下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尝试

——评《拉尔夫·泰勒的夏天》

目 录

290 高 阳

黑死病的医学社会史研究

——《与黑死病同在》评介

专题论文

作为有目的战略行动者的国际卫生组织

——理论成果和方法论意涵

[美] 尼特珊·科列夫著 杨军译

摘要 国际卫生组织的行动界限在哪里？本文将从有目的和战略性两个维度来界定国际卫生组织。有目的行动者有自己的意向和目标。许多国际卫生组织之所以具备目的性特征，是因为它们有着清晰的组织使命，以及它们是从相对统一的职业群体吸收成员的机构。作为战略行动者，国际组织不仅有独立的目标，而且通过理性的手段和行动来实现这些目标。本文描述了国际卫生机构所能采纳的战略行动类型，包括被动的和主动的反应。本文提出了比较的、历史的主张，认为国际卫生机构的近期转变表明，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国际卫生组织少了些目的性，不能那么成功地实施战略性行动。最后，本文辨识了将国际组织看作有目的战略行动者的一些方法论意涵。

关键词 国际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 行动理论

什么是国际卫生组织？它可以像其他国际组织一样被研究吗？或者，由于事关卫生问题，它们是否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能否认为，所有国际卫生组织都是一样的？特别是，鉴于对从“国际”向“全球”公共卫生转变的习见理解^①，它是否要求有概念化国际卫生组织的不同方式？

^① Theodore M. Brown, Marcos Cueto and Elizabeth Fe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International’ to ‘Global’ Public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 96, No. 1 (2006), pp. 62–72.

本文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组织，尤其是关于国际卫生组织的主张。本文第二部分提出，国际组织是有目的的行动者。这意味着，它们有独立的目标和意图，可能影响也可能不影响国际领域。我将表明，国际卫生组织的确有独特的特性，因为一般来说，它们有着清晰的组织使命，其机构传统上由相对统一的职业群体主导，倾向于有目的地和战略性地行动。不过，我还要表明，时过境迁，今天的国际卫生组织在观念上不再像以前那样条理分明，在专业上不再那么一致，不再那么有能力影响外部环境。文章第三部分旨在阐述，国际组织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是战略性的行动者。这意味着，至少有时候，即使面临外部限制，它们也能够成功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一部分列举了国际机构可能采取的战略行动类型。其对消极的和战略性的反应，以及导向服从和导向抵抗的反应做了区分。通过简单引述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其他联合国具体部门的事例，我展示了可能出现的各种选择。在第四部分，本文明确了一些条件，包括有独立的目标和偏好、监管少而领导强等，它们使得战略反应可能或非常可能成功。基于这些条件，我认为，与以前的国际卫生组织相比，近期的卫生组织采取战略行动的能力下降了。最后，在本文第五部分，本文分析了将国际组织视为有目的战略行动者的一些方法论意涵。

一 作为有目的行动者的国际卫生组织

在社会科学中，人们一般认为，在国际组织中只有各成员国是利益主体，有能力采取行动。在国际关系领域，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常见看法是，国际机构是“表现实力关系的场所”，学者通常不认为它们有自己的因果力量（causal power）。^① 与之针锋相对的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制度论^②，

^① Tony Evans and Peter Wilson, “Regime theor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ariso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1, No. 3 (1992), p. 330. See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 pp. 5–49.

^②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bert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p. 39–51.

它赋予国际组织一些因果相关性，尽管是间接的。根据这种理论，制度安排“改变了令各国进行欺诈的诱因；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将种种事务联结起来，提供了合作的重心”，由此转变了国家的偏好、行为，最终改变了它们的政策结果^①。不过，虽然新自由主义制度论者声称，制度框架对国家作出了限制，但像新现实主义者一样，他们也不认可国际组织有行动能力。^②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相比，在社会学中，对国际领域感兴趣的理论倾向于更多地把它看成是同质的，如对“世界文化”和“世界社会”等术语的使用，^③然而，国际准则和惯例源于民族国家，尤其源于西欧北美。^④

不过，国际组织并非只是供他人行动的场所，国际卫生组织尤其如此。虽说成员国间的谈判和妥协是国际组织决策过程的核心，但其政策往往受到国际机构自身的影响。国际组织的领导和职员编制预算，排列各方案的先后顺序，写出立场文件，阐述其主题，向成员国宣传其政策，是影响政策制定的关键因素。他们不仅是中立的调解人，而且是在针锋相对的立场间或传播于各地形成的观念间帮助找到可行的妥协之路。相反，我以为，国际机构可以作为有自己利益的、因而也是有自己偏好的行动者而行动。在成员国谈判达成的政策中，它们加入了自己的目标和观念。

(一) 有目的的行动及其限度

相当多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路径，发起了挑战，认为国际组织是有目的的行动者。将国际组

① Robert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p. 49.

② Michael Barnett and Martha Finnemore, *Rules for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③ John W. Meyer,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 –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3, No. 1 (1997), pp. 144 – 181; Georg Krücken and Gili S. Drori, eds., *World Society: The Writings of John W. Mey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John W. Meyer,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 – State,” pp. 144 – 181.

织看作行动者的早期理论包括认知共同体的研究文献^①和国际组织决策的研究文献^②。当前持此观点的有建构主义^③与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 – agent theory)^④。虽然本文赞同这些理论中的一些见解，但提供的是一条不同的路径，不仅分析组织自主性的起源，更重要的是，也分析自主性和外部限制间的相互作用。

汲取政治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的见解对辨识决定着国际组织的部分自主性的机构因素，是有益的。政治社会学帮助我们理解公共机构形成独立的目标、偏好和利益的能力。在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的路径之间，有关国际组织本质的争论呼应着有关国家本质的争论。主张国家中心论的学者表明，在形成偏好时，选出的官员和公务员并不依赖各自的选区和捐赠者，而且，虽然“自主的国家行为通常采取的形式是试图加强权威，延续政治生命，加强对国家组织的控制”^⑤，但这些偏好并不只是出

① Peter M. 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1 (1992), pp. 1 – 35.

② Robert Cox, “The Executive Head: An Essay on Leadership in the IL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3, No. 2 (1969), pp. 205 – 229. Robert Cox and Harold Jacobson, eds., *Anatomy of Influence: 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③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Michael Barnett and Martha Finnemore, *Rules for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Politics*; Catherine Weaver and Ralf J. Leiteritz, “Our Poverty is a World Full of Dreams: Reforming the World Bank,” *Global Governance*, Vol. 11, No. 3 (2005), pp. 369 – 388.

④ D. Roderick Kiewiet and Mathew D. McCubbins, *The Logic of Deleg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Barbara Koremenos, Charles Lipson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R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Don Nielson and Michael Tierney, “Delega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gency Theory and World Bank Environmental Refor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7, No. 2 (2003), pp. 241 – 276.

⑤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

于生存需要。^① 组织社会学家则表明，组织能形成独特的身份：关于它是什么种组织的信念，它看起来应是什么样的，它应该如何表现自己^②。类似地，国际机构也是有着独立目标的行动者，包括物质和理念上的目标。

就国际机构的物质目标而言，最常见的是掌握行动的权力和有效行动的资金。国际机构的领导层也形成了扩张的倾向，试图争取更长的任期和更多的预算。不过，物质目标不是绝对的。举例来说，如果威胁到了组织的自主权，或削弱了其正当性，国际机构会拒绝扩张的机会^③。同样，资金数量也很少是唯一的考量。国际机构更关心的是如何使用资源的支配权。

不过，国际机构有的不只是物质偏好。关于组织的使命和有关怎样才能最好地完成使命的理解，国际组织也发展出指导其认知的原则、偏好和理念^④。这些原则塑造了职员们对组织政策和方案的观点。当然，产生理

① Fred Block,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Notes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 *Socialist Revolution*, Vol. 7 (1977), pp. 6 - 28;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Theda Skocpol,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Stuart Albert and David A. Whetto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7 (1985), pp. 263 - 295; Jane E. Dutton and Janet M. Dukerich, "Keeping an Eye on the Mirror: Image and Identity in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4, No. 3 (1991), pp. 517 - 554; Karen Golden-Biddle and Hayagreeva Rao, "Breaches in the Boardroom: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Conflicts of Commitment i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8, No. 6 (1997), pp. 593 - 611; Mary Ann Glynn, "When Cymbals Become Symbols: Conflict Over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Within a Symphony Orchestra,"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11, No. 3 (2000), pp. 285 - 298.

③ Michael Barnett and Liv Coleman, "Designing Police: Interpol and the Study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4 (2005), pp. 593 - 619.

④ Ron L. Jepperson,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W. W. Powell and Paul Di 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143 - 163; Michael Barnett and Martha Finnemore, *Rules for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Politics*; Michael Barnett and Liv Coleman, "Designing Police: Interpol and the Study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p. 593 - 619.

念目标的来源和从它们中汲取的观念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是，有两种来源特别重要。首先，国际机构受组织创建者的价值观和目标的影响极大，尤其是组织初创文本中的那些内容，诸如组织章程之类^①。其次，如果国际机构受一种专业主导，专业知识和精神就会强烈地塑造这个组织的原则^②。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组织成员在内，初创宣言和专业知识这两个来源被看作判定组织偏好的正当性依据。与初创宣言的一致能够证明，组织是在被授权范围内行动的，并且，它是非政治性的；对专业知识及正当专业技能的依赖指向的是公平客观，表现出的是政治中立^③。

一般来说，绝大多数国际机构有着类似的物质目标，但说到理念目标，包括目标的内容和对之的忠诚，有理由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区

① Lloyd C. Harris and Emmanuel Ogbonna, "The Strategic Legacy of Company Founders," *Long Range Planning*, Vol. 32, No. 3 (1999), pp. 333 – 343; Victoria Johnson, *Backstage at the Revolution: How the Royal Paris Opera Survived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② Paul J. Di 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pp. 147 – 160; Walter W. Powell, "Institutional Effects 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in Lynne G. Zuckerc ed.,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Cambridge: Ballinger, 1983, pp. 115 – 136; Mary Ann Glynn, "When Cymbals Become Symbols: Conflict Over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Within a Symphony Orchestra," pp. 285 – 298; Catherine Weaver and Ralf J. Leiteritz, "'Our Poverty is a World Full of Dreams': Reforming the World Bank," pp. 369 – 388; Sarah Babb, "Embeddedness, Inf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 The IMF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3, No. 1 (July 2007), pp. 128 – 164; Jeffrey Chwieroth, "Normative Change From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 Approach To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1 (April 2008), pp. 129 – 158; Jeffrey Chwieroth, "Organizational Change 'From Within': Exploring The World Bank's Early Lending Polic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5, No. 4 (2008), pp. 481 – 505.

③ Michael Barnett and Martha Finnemore, "The Politics, Power, and Path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4 (1999), pp. 699 – 732.